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杨衍松 译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贵族之家

[俄] 屠格涅夫 著

杨衍松 译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杨衍松 译

责任编辑：赵云鹤 特约编辑：蔡宝琰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570206, 海口南航路侨企大厦B座6楼)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71千字 印数：10001—13 600

ISBN 7-80609-206-4/I·54

定价：18.20元

译 序

——为没落的贵族之家吟唱的挽歌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是矗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而辉煌的丰碑，托起这座丰碑的是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家。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于 19 世纪之初出生在奥廖尔省姆岑斯克县的一个世袭的贵族之家。他的母亲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继承了多处的田庄和地产，拥有良田千顷，农奴数千，成为富甲一方的女地主。屠格涅夫从小居住在豪华、显赫的鲁托文诺夫庄园里，目睹了母亲专横暴虐、敲骨吸髓的行径，十分同情农民和仆人在农奴制的压迫下所遭受的欺凌与苦难，很早便立下了决不与农奴制妥协的“汉尼拔誓言”。

成年以后，屠格涅夫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攻读语言和哲学，接受了西欧资产阶级的熏陶。特别是 1842 年，他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后来又与《现代人》杂志的许多进步作家亲密交往，终于形成和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走上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

从 1843 年发表长诗《巴拉莎》开始，到 1883 年病逝于

巴黎为止，在长达 40 年的文学生涯中，屠格涅夫笔耕不辍，在诗歌、戏剧、评论、特写、随笔、回忆录、散文诗、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方面均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问世，显示了作家特有的磅礴的才智、深邃的思考和非凡的创造力。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一生共写了 25 部中篇、6 部长篇，被誉为“天才的小说家”，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为“俄罗斯 19 世纪的三大小说家”。

综观屠格涅夫的全部作品，其贯串始终的主题就是无情地揭露农奴制的腐朽和罪恶，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满怀挚爱地讴歌俄罗斯的山川胜景，热切地呼唤着民族的觉醒和解放。19 世纪中叶，俄国整个社会围绕着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展开了极其剧烈的斗争，俄国解放运动开始了从贵族知识分子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转折。屠格涅夫构思了大量的作品，敏锐地反映着时代的发展动向，塑造了一系列感人的艺术形象。成名之作《猎人笔记》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揭露了贵族地主的贪婪残暴的本性，赞美了俄国农民的品质和才华，震动了整个俄国文坛。接着他在一系列的中、长篇作品中，着力地刻画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性格，塑造了一大批“多余的人”的群像。这些贵族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脱离人民，既渴望改变生活又无所作为，既不甘沉沦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最终成为“无根的浮萍”，无法挽救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随后，屠格涅夫又把目光转向新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上，力图塑造代表社会前进的“新人”形象。无论是 40 年代的理想主义者罗亭、追求进步的贵族拉夫列茨基，还是 50 年代代表社会觉醒力量的“新人”叶

琳娜和 60 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代表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以及 70 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涅兹达诺夫等等，都体现着俄国解放运动各个阶段本质特征的典型人物。无怪乎文学史家们说，他那卷帙浩繁的作品集，是一部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 30 年代到民粹派兴起的 70 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的作品语言优美，情节紧凑，结构严谨，格调清新。他将小说家的才华、诗人的气质和哲学家的头脑集于一身。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撷取典型的事件和细节，巧妙地编织成娓娓动听的故事，对祖国的山川景色做诗意的描绘，对人物性格和心理做细腻的素描，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令人倾倒的俄罗斯少女的艺术形象，如天真烂漫的娜塔丽娅、端庄秀丽的叶琳娜、天生丽质的玛利安娜、清纯虔诚的丽莎、妖艳迷人的伊丽娜等等，千姿百态，组成了一座光彩照人的女性文学的画廊。他是俄罗斯大自然的抒情歌手，通过他那细腻的笔触描绘的广阔的田野、淙淙的流泉、幽深的峡谷、简陋的农舍、静谧的月夜、露珠盈盈的草地、雾霭沉沉的密林，全都诗意盎然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感到分外的亲切。在他的笔下，俄罗斯总是四季如画，美丽动人。作家的语言朴实、准确、鲜明、流畅。优美而不雕琢，平易而不粗俗，含蓄而不艰涩。高尔基曾经说过：“未来的文学史家谈论俄语的发展时，一定会说，这种语言是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所创造的。”这个论断是十分公允的。

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屠格涅夫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主张“渐进主义”的温和派，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反对采取革命的手段。他早年曾与“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别林

斯基结为至交，并与《现代人》杂志进行过长达13年的合作，迎来了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但1848年别林斯基病逝后，他逐渐疏远了革命民主主义者，观点分歧日益扩大，终于在1860年与《现代人》决裂。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动，俄国解放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于1862年和1863年两度上书沙皇表示忠诚。嗣后写成的长篇小说《烟》、《处女地》和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宣扬改良主义的“渐进论”，充满悲观失望和宿命论的情调。这些作品既受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批评，也遭到自由主义派作家的攻讦。屠格涅夫的个人生活也颇不顺遂。自从1843年在彼得堡认识了演出意大利歌剧的法国著名女演员波丽娜·维亚多尔·加尔西雅之后，一生迷恋，始终不渝，甚至跟随着她的一家长期侨居国外。在人生之旅中，他虽有过几次恋情，但都交臂而过，终生未娶，以鳏寡之身，备尝孤寂之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触到一种忧郁的气质和哀伤的情调。他晚年在远离故土的法国，写了80余篇散文诗，凝结着深邃的思想和浓烈的感情，成了一曲凝重的暮年吟。1883年8月，这位伟大的作家病逝于巴黎，享年65岁。在弥留之际，他留下遗言，要求把他的遗骨运回故土，安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贵族之家》是作家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于1858年。这是一部自传体色彩十分鲜明的叙事作品，又是一首凄婉悲凉而又诗意盎然的抒情诗，更是一曲为没落的贵族之家吟唱的深沉的挽歌。它在《现代人》杂志1859年1月号上上发表，便倾倒了无数的读者，成为人人争相传诵的佳作。

小说描写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命运。它以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与妻子瓦尔瓦拉·巴甫洛夫娜的家庭纠葛为一条线，又以拉夫列茨基与丽莎、潘申的爱情纠葛为另一条线，互相交错，构成主要的故事情节，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背景上揭示了贵族庄园的腐朽和黑暗、贵族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动摇以及贵族阶级无可挽回地没落衰亡的必然结局。

拉夫列茨基家族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曾得到沙皇赐地 200 俄顷的封赏，权势荫及子孙。曾祖父安德列残忍凶狠，精明狡诈，暴戾恣睢，贪得无厌。祖父彼得·安德列伊维奇游手好闲，豢养食客，不问家事，挥霍无度，偌大一份家产败落了一大半。到了父亲伊凡·彼得罗维奇这一代更是娇生惯养，过着花花公子的优闲生活，家业全靠其姐格拉菲拉用尽贪财敛物的手段在农奴的尸骨、血汗上来维持。贵族阶级“一代不如一代”。贵族庄园早已露出“大厦将倾”的一切征兆。费多尔·拉夫列茨基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受着“斯巴达”式的畸形教育，造成性格扭曲和知识上的严重缺陷。由于年轻无知，娶了风骚女子瓦尔瓦拉为妻。到了巴黎之后，她竟投入了法国男人的怀抱。拉夫列茨基愤然返国，决心要“干一番事业”，改善农民的悲苦处境。不久，他得悉瓦尔瓦拉在国外死去的消息，便与志趣相投、秀丽端庄的贵族少女丽莎·卡里京娜相恋。就在他与丽莎热恋、准备重建幸福生活之际，传说中已经死去的妻子却突然回到了他的庄园里。于是，心地善良、笃信宗教的丽莎决定舍弃个人的幸福，遵从良心和道德的裁判，遁入修道院为修女。拉夫列茨基作为贵族中的优秀分子，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疾苦，

渴望改革，但他空想多于行动，无法摆脱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的痼疾，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总是优柔寡断，软弱退缩，终于在婚恋、家庭上铸成悲剧，更无力挽救贵族之家必然衰败的颓势。

丽莎·卡里京娜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个清纯虔诚的俄罗斯贵族少女的形象。她天资聪颖，秀丽娴静，富有同情心，从小浸润在宗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天地里。她与拉夫列茨基相爱是出于心灵的彼此接近，由朋友之间的同情和信赖转化为相恋之情。但是，当时社会的虚伪道德、贵族的偏见陋习、母亲一心要攀附权贵的欲念，注定了她不可能得到个人的幸福。她终于在宗教观念的束缚之下，自认为与有妇之夫相爱是一种“罪孽”，决定为自己、为贵族之家的罪过而去祈求赦罪，毅然遁入空门。这是丽莎万念俱灰之后所作的一种消极无为的抗议。作家在赞美她和拉夫列茨基不入流俗的高贵品德的同时，并不掩饰他的哀怨和惋惜之情。他在小说的结尾处慨叹说：“对于仍然活着，却已退出人生舞台的人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又何必再续他们的故事？”

作家在作品中真实地刻画和愤怒地谴责了另一类贵族阶级的典型人物，其中有蔑视祖国、傲视同胞的英国迷伊凡·彼得罗维奇，从小就善于投机钻营、终于飞黄腾达的官吏潘申，荒淫无耻、纵情声色的贵妇人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多愁善感、百无聊赖的女地主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冷酷残忍、守财如命的“老泼妇”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以女儿为钓饵、觊觎他人财产的退伍将军科罗宾，专以编谎说假、播弄是非为能事的饶舌者格杰奥诺夫斯基等等。他们精神空虚，道德沦丧，醉生梦死，穷奢极欲，充分表现出俄国贵族

阶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作家还满怀同情地描写了一批男女仆人备受蹂躏与摧残的悲惨命运。女仆阿加菲雅被老爷所占有；后来遭到太太的报复与折磨。侍女玛拉尼雅与少爷相恋，生了儿子，却不能正正当当地做一个母亲，忧郁而终。男女仆人安东、阿普拉克谢雅、帕拉什卡忠心事主，逆来顺受，最终都只能在穷愁潦倒中老死在贵族的庄园里。拉夫列茨基是侍女玛拉尼雅生下的儿子，丽莎从小深受农奴出身的保姆阿加菲雅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品德都与下层人民的熏陶有关。具有音乐才华的德国乐师列蒙出身于贫寒之家。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是在无有烟囱的农舍里度过了10载平民生活。这一切都决非偶然，反映了作家同情和接近人民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

《贵族之家》充满着一种哀伤、恬静和诗意的情调。其中，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剖析，对自然景色的诗意描绘，浓郁感人的抒情笔调，舒缓而忧伤的叙述，营造着一种令人伤怀的悲剧气氛。故事的开头恰好是在天已向晚的黄昏时刻，暗示着贵族之家无可挽回的颓败。即便在那和风拂面，垂柳依依，拉夫列茨基与丽莎在花园池畔垂钓，悄悄萌发爱情的欢乐时刻，也有一株楸树的阴影罩在他俩的身上。8年过去了，拉夫列茨基旧地重游，只见人去房空，“心里油然涌出一缕既不像是甜蜜、也不同于悲苦的情愫，——那是对于已逝去的青春和曾经拥有过、却旋即失去的幸福的深沉的伤感”。他面对着垂暮的年华，面对着生命的终结，无可奈何地说道：“你好啊，孤寂的暮年！熄灭吧，无益的生命！”这里包含着作家多少深沉的伤悼和痛惜！

《贵族之家》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独到的艺术特色。作家本人也认为是一部最为成功的作品。从这部小说问世之后，他就成了舆论界瞩目的一位优秀作家，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一代宗师的美誉。

屠格涅夫的作品于本世纪初即在我国传播开来。1915年，《新青年》杂志首先译载了他的散文诗，随后又连载了他的中篇小说《春潮》和《初恋》。后来，他的作品陆续介绍到我国来，其中不少译本出自名家之手，如巴金译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丽尼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丰子恺、耿济之分别译出的《猎人日记》，陆蠡译的《罗亭》和《烟》，李健吾译的《贵族长的午宴》、《单身汉》、《内地女人》等等。他们为介绍、研究屠格涅夫的艺术精品作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和宝贵的贡献。

文学翻译难，因为它不仅要深入领悟和忠实传达原作的语言意义，而且要深入解读和准确阐释原作的文化意义（包括美学价值），即不仅要译文、译意，还要译情，译声，译味，译品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学品格。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作家的社会经历、人生见解、学识修养、道德情操，语言风格的艺术体现。译者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优秀作品的意义的开掘与阐释是不可能一次就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复译或者说是重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复译对于先前的译本总应有所继承和借鉴，汲取其优长，同时又根据更深入的或有所不同的领悟，做出新的诠释，找到更为自然和更为切近的表达手段，并且改正可能存在的某些误译。不同的译者在态度、感情、语气、色彩、风格等方

面如何忠实于原作上也会有不同处理。通过不同译本的比照，才有可能逐步逼近原著，以达成较为完备的译本。所以说，认真严肃的复译没有坏处，倒是有利于翻译事业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鲁迅先生说：“复译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的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我接受了出版社关于复译《贵族之家》的约稿。现在将复译本奉献于读者之前，祈望得到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和译界行家的批评指教。

译 者

主 要 人 物 表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京娜

——贵妇人，丽莎的母亲。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姑母。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

——五等文官，卡里京家的友人。

叶丽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卡里京娜（丽莎）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长女。

叶莲娜·米哈伊洛夫娜·卡里京娜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次女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拉夫列茨基

——贵族知识分子，拉夫里基田庄的主人。

伊凡·彼得罗维奇·拉夫列茨基。

——贵族地主，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父亲。

玛拉尼雅·谢尔盖耶芙娜

——侍女，后为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母亲。

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拉夫列茨卡娅

——贵族女地主，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姑母。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潘申

——沙皇宫廷的侍从官。

克里斯托弗·费多罗维奇（原名为克里斯托弗·特奥多

尔·戈特里勒·列蒙)

——德国乐师，卡里京家聘请的音乐教师。

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拉夫列茨卡娅 (科罗宾娜)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妻子。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科罗宾

——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父亲。

卡里奥帕·卡尔洛芙娜·科罗宾娜

——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母亲。

彼得·安德列伊维奇·拉夫列茨基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祖父。

安娜·巴甫洛芙娜·拉夫列茨卡娅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祖母。

米哈列维奇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大学同学和朋友。

帕拉什卡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女仆。

阿加菲雅·弗拉西耶芙娜

——女仆，丽莎的保姆。

娜斯塔霞·卡尔波芙娜·奥加尔科娃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的女伴。

苏罗奇卡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收养的孤儿。

安东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男仆人。

阿普拉克谢雅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的女仆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天已入暮；一片片玫瑰色的小云朵高悬在晴朗的天际，看上去并没有悠然浮动，而是渐渐地融入了高远的碧空里。

在省城O市的靠边的一条街上，一幢漂亮的宅子洞开的窗户跟前（那是发生在1842年的事情），坐着两个妇人——其中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另一位则是年逾七十的老妇人。

头一个妇人名叫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京娜。她的丈夫曾经当过省城的检察官，是当时有名的经办诉讼的老手，——一个机敏、果断、易怒而又固执的人，——早在十年前就去世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不过因为生于贫寒之家，很早就懂得了自谋出路和创家立业的道理。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是因为相恋而嫁他的：他外貌长得不错，人也聪明，当他乐意的时候，也十分的温存。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娘家姓是佩斯托娃）还在幼年时便父母双亡，在莫斯科一所贵族女校度过了几年，后来就回到离O城五十俄里^①的祖传田庄波克罗夫斯科耶来，跟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不久就迁居到彼得堡去任职了，在他猝然死去而中断了前程之前，妹妹和姑妈一直备受他的苛待。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的产业，可是并没

^① 等于1.06公里。

有在那里长住下去；跟卡里京结婚的第二年（他几天之内就赢得了她的欢心），波克罗夫斯科耶田庄就调换成了另一处地产，在收益上是合算得多，可是风景不美，又没有庄园^①；而这时，卡里京在O城购置了一幢住宅，于是他跟妻子就在城里定居下来了。这幢宅子有一座大花园；它有一边朝向城外的旷野。“这么说来，”卡里京说，他实在不喜欢乡村的沉静生活，“就用不着往乡村里跑来跑去啦。”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止一次地打心眼里依依难舍那秀色可餐的波克罗夫斯科耶，那里有喧闹的小河、辽阔的草场和青翠的小树林；不过，她对丈夫总是百依百顺，非常敬佩他的聪颖和历练。等到结婚十五年之后，他撤下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撒手人寰的时候，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早已习惯了这幢宅子和城里的生活，她本人已经不想再迁居别处了。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年轻的时候享有金发美人的盛誉；如今年届五十，她的容颜依然不失动人的风致，虽然不免轮廓稍嫌臃肿和不甚分明。说她心地善良，倒不如说她多愁善感，直到成年之期，她一直保持着贵族女校学生的派头；她十分娇惯自己，只要违背了她的习惯，她动不动就要脾气，甚至大哭起来；然而，当一切都如愿以偿，没有人顶撞她的时候，她也和蔼可亲，殷勤待人。她的宅第是城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房子之一。她的家境相当不错，与其说是继承来的，不如说是她的丈夫辛苦挣得的。两个女儿跟她相伴度日；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念书。

那个跟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前的老妇

① 指住房以及宅旁的花园、果园等。

人，是她父亲的妹妹，就是曾经陪伴她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度过好几年孤寂岁月的姑妈。她的名字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佩斯托娃。她是远近闻名的怪僻女人，性情孤傲，无论对谁说话都直来直去，虽然手头拮据，为人处事却要装成有成千上万家财似的。她非常不喜欢已故的卡里京，所以，当她的侄女嫁给他之后，她就回到自己的小村子里去，在庄稼人的没有烟囱的农舍里住了整整十年。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有些怕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个子矮小，长着一只尖鼻子，虽说已届垂暮之年，依然是满头黑发，眼明手快，走路来动作麻利，身板儿挺直，说话又快又清楚，声音尖细而又宏亮。她经常戴一顶白色的包发帽，穿一件洁白的短外衣。

“你这是干吗呀？”她忽然问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
“你干吗要唉声叹气的，我的妈呀？”

“没事，”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答道。“多么奇妙的云彩！”

“你是触景生情了，是吧？”

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没有答话。

“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呢？”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麻利地挥动着手里的织针（她在织一条大的毛线围巾）。“他来了倒是会跟你一块儿唉声叹息的，——要不呢，就胡说八道一通。”

“您说起他来总是不讲情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体面的人。”

“体面的人！”老妇人含有责备的口吻重复了一遍。

“他对我那死去的丈夫多么忠心耿耿！”玛丽娅·德米特